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一七・集部・詩文評類

全唐文紀事一百二十二卷首一卷（卷五十三至卷一百二十二）	〔清〕陳鴻墀輯	一
聲律關鍵八卷	〔宋〕鄭起潛撰	五六一
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二卷	〔宋〕方頤孫輯	六四三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纂

感遇二

唐吏部侍郎衛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皇帝將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內兩句褒美云雞樹之徒老風煙鳳池之空淹歲月詰且將宣麻案出忽有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輟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卽放下未出卽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續定命錄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三

一

始余失臺郎爲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閨月人咸曰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於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數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平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爲賦問大鈞賦序 劉賓客文集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得時行道之餘興猶有光陰之嘆況伊鬱老病者乎吟

之斐然以寄孤憤

秋聲賦序

劉賓客文集

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礫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收始安有瘡痍之歎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唐書劉禹錫傳貞元中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三

二

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據言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六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爲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空旣啟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一作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相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爲時所排此賈誼在漢文之朝

不爲卿相知人皆惜之

北夢瑣言

鴻臚

謹案南部新書謂白傳每有所寄文章李絳之

一篋劉三復或請之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與瑣言作劉禹錫異全唐詩話與此同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畧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三

書門下祐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祐之辭藻上下稊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爲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領之由是寂寞而歸

言

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旣不得志遂作體命賦

以暢其情辭多不載

唐書崔仁師傳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何興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昭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采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

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踞儼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迴朝載而途北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至湖心頓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瓌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卽日以酒醑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爲庭千艘厯塔亭旣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四

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采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修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稅於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

詩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泉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

用則華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人九江驛失魯公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泉麻黜諸夏而卽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驥辱如此與有道而黥無罪而則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邪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

弔九江驛 歐陽行周碑材文

集

祁陽浯溪山谷題中興頌碑

鵞尾續文作碑頌

後詩刻世謂之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五

小磨厓與顏書並重順治初有縣令媚其上官乃磨去一角刻其詩過者驚惋予觀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云美玉抵禽高冠藉足又云與有道而黥無罪而剝投四裔魑魅何以別邪石不能言豈其無冤吾反復其言而悲之先顏後黃其揆一也

鵞尾續文

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

歐陽生 昌黎文集哀辭

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重皆不啻掘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

其論甚寡不勝眾者亦皆歛手無語勝眾者果自謂天下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折楊皇荅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掘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下筆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廢命易甚桑葉波浪頽杳未見其止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予謂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閼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舒元興悲剡溪古藤文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六

舒元興有弔剡溪古藤文其意蓋謂今之爲文者皆天閼剡藤者也所以言弔

方輿勝覽

蛻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未遇當時之人書成而嘗樂乎其時出車滿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已才下於蛻畏蛻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爲來世弔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爲異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手能書閣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旣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之得

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得有知己居窮守道且不朽復何事哉

投知 文泉子集 已書

鴻塤 謹案是篇一作與大理楊卿書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於上亦宜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甯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七

以此賈於時鈞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賈希 孫可 逸書

唐賢良策惟有劉蕡余嘗論唐人無識治亂者惟以文華進身以氣力任事隨其所至裁割而成如蕡考據經術條析急務一時大義畧皆先具進士之俊傑無能及

突然知治與致治不同惜蕡不一試用觀其所為如何也

習學 記言

乙卯歲孟夏余俟罪南服自厯陽登舟五月屆於蠡澤當隆暑赫曦之候涉潯陽不測之川親愛聞之無不揮淚今明主祝網幸得生去炎方或有勉余改轍而陸者因答此賦

畏途 會昌一品集 賦序

余茲年五十久嬰沉痾楚澤卑濕香無歸期恐田園將蕪不遂懸車之適乃為此賦

傷年 會昌一品集 賦序

荆楚多飛鵲余所居在岑壑之中蓋茲鳥族類所託不足歎其蕃也天寶末韋郇公謫守蘄春時李鄴公亦以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八

處士放逐嘗中夜同宴屢聞鶉音郇公執爵流涕歎曰長沙下國鄴公曰此鳥之聲人以爲惡此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鶉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余因其夜鳴不已感前賢亦罹其患乃爲此賦

懷鵲 會昌一品集 賦序

子頃歲吏道所拘沈迷簿領今則憂獨不樂誰與晤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論庶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篇論四十九首銷此永日

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益頗有闕
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窮愁志序 會昌一品集

李文饒退身論云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
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

暴客若舍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以延一日之

命庶免終身之禍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已

嗚呼其言亦哀矣浩然齋雅談

李太尉相公泊謫潮州再貶朱崖作詩云云先是韋相
公執誼得罪薨變於此今朱崖有韋公山柳宗元員外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三

九

與韋丞相有齟齬年之好三致書與廣州趙尚書宗儒勸
表雪韋公之罪始詔歸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贊皇
感其遠謫不還爲文以祭曰維大中年月日趙郡李德
裕謹以蔬醴之奠祭於故相國韋公僕射之靈嗚呼皇
道咸甯藉乎賢相德邁臯陶功宣呂尚文字世推智謀
神貺一邁讒嫉遠投荒瘴地雖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
諒野掇澗蘋思違秬鬯信成禍深業崇身喪某亦竄跡
南陬從公舊邱永泯軒裳之願長爲猿鶴之愁嘻吁絕
域寤寐西周倘知公者惻公非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其心若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遊嗚呼云云雲谿

贊皇文辭其可愛也其所以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

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李唐

德裕大集古錄

牧從兄惲隆盛於時牧居下位心嘗不樂將及知命得

病自爲墓志祭文唐書杜牧傳

鴻臚謹案新書謂牧悉取所爲文章焚之

宣宗微行聆鐘樓上有秀才吟咏之聲遂登樓於島案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三

十

上取次吟詩欲看島不識帝攘臂晚帝遽於帝手奪之
曰郎君何會耶帝慙赧下樓元公尋亦歸院島撫膺追
悔欲投鐘樓帝惜其才急詔釋罪謂島曰方知卿薄命
矣遂御札墨制除島爲遂州長江主簿帝意令島繼長
沙故事勅曰比者禮部奏卿風狂遂且令關外將息今
旣却攜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高詠去其至業
可謂屈人是用顯我特恩賜爾墨制宜從短簿別俟殊
科可守劔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仍便賫勅乘驛赴官
所管藩侯放上聞奏大中八年九月七日制下島因授

此官永離貢籍鑒誠錄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學大矣哉真命世王佐之才也自漢氏革嬴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生及爲天子制缺度弛處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惟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佑漢絳灌輿謗竟枉其道出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湘沈文以弔之故其辭曰謫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十一

何不捨荆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捨乎帝則爲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捨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用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歟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

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湘復沈文以悼之悼賈皮子文藪序

屈原作大招魂或曰景差作疑不能明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爲忠

放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爲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

反招魂序 皮子文藪

余抱病三年於衡泌之下醫甚庸而氣益盛藥非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嘗不解衣輟食而後致也其爲窮且否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極之數曰壽曰富曰康甯曰貧曰疾曰憂既貧且疾能無憂乎憂既盈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十二

矣能無傷乎人既傷矣能無奪壽乎是不蒙五福偏被

六極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自憐賦序 笠澤叢書

華良夫嘗爲京兆解不送良夫以書讓試官曰聖唐有

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良夫之族未有

登是科者以此慨歎憤惋從十歲讀書學爲文章手寫

之文過於千卷摭言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

逢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感因潛啟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太悠悠雲吁歎而已

言

僖皇卽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劉鄴乃罷鄴知政事出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撰十餘句語曰靈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爲之惻然鄴三復之子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七

贊皇門人也

南部新書

溫憲庭筠之子也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去爲山南節度府從事大著詩名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辭畧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候之將上讀表惻然稱美時宰臣亦有知者曰父以竄死今其子宜稍振之以厭公議庶幾少雪忌才之恨上領之後遷至郎中卒

唐才子傳

崔貽孫同光初除吏部侍郎銓選疎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濟州致書於府帥孔勅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

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爲逐客勅以其年八十奏留

下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各於舊業爭分其利甘

旨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

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耶

舊五代史本傳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

冠蕩析琪藏跡於荆楚間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

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

葉而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葉水中梁祖受禪徵入

拜翰林學士

北夢瑣言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七

崔道融避地來閩依太祖素與黃滔善其卒也滔爲文

祭之有云識通龜策耀握靈珠國風騷雅王佐謀討袁

安之涕泣泫然劉氏之宗祧莫扶

十國春秋

韓熙載南遷上表畧曰無橫草之功可補於國有滔天

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唸稚子環床而坐泣三

千里路送孤客以何之一葉扁舟乘病身而前去上憫

之遂留不遣

江南餘載

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游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之用爲掌書記自是凡牋奏書檄皆出其手載仁尸位

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
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
嘗不厚出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
自文學常怏怏如不得志又嘗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
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
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
爲飽煖家

三楚新錄

趙綺困於場屋將自三山北渡以歸梁京爲邏者所得
遂下廷尉從獄中上書曰初至江干覺天網之難漏及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三

五

歸棘寺知獄吏之可尊後主覽之批其末曰陵雖孤恩

漢亦負德乃釋其罪明年綺狀元及第

江南餘載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爲學務於該通嘗上書三篇

號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

於公卿間議者以爲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王潮南稱

霸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切權要猶是衆

疾之

五代史補

徐熙字大雅陳洪進奇熙文以弟女妻之署以府職辟
不就著楚雁賦見志常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畧曰渭

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高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曰
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
雁

十國春秋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三

六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三終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纂

譏刺

崔湜詔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朝野僉載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四

一

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敗各歸其家露布稱湜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竟入者謂此也唐書李義府傳

鴻墀

謹案潘岳西征賦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

入露布二句戲引之也

天寶八載子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大府軍事任在限外無官舍是處寓居於紫極宮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焉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厥高累數尋條暢蒼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背微禽是焉棲託頡頏上下喧呼甚適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余實惡之懼

寇盜窺窬因是爲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傲夫在

位者爾

伐櫻桃樹賦序

蕭茂挺文集

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卽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卽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泊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唐書蕭穎士傳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尙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四

二

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旣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爲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爲深切所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容齋五筆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
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
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
一罪案爾非頌也

歸田詩話

山東野客移書於劉吏部足下今年聖上虛天官之署
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獨見之明清平爲首豈意公有
專恣之行高下在心且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
亦有碩學之輩莫不風趨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袞之徒
令天下受屈且袞以小道矯俗以大言誇時宏辭曾下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四

三

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
掌於王言豈一句在於人口以散鋪不對爲古以率意
不經爲奇作者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蔽天
下之才以自稱爲已高以少取爲公道故卻至自伐稱
兵處父尚云終喪其族以茲偏見求典禮闡深駭物情
實乖時望況杜亞薄知經籍素情文辭李翰雖以辭藻
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慎舉人自貽伊咎又常袞謂所
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對史皆未點對考爲
下等先翰有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甯氏魯侯之令

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凌室而須開關夷盤而不可豈
以經對史耶又嚴迪云下樊姬之車曳鄭崇之履豈以
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人可罔而先
賢安可誣也今信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
大明御宇爲頭以敢告車軒爲尾初類是頌翻乃成箴
其間又金盤對於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
據此口嘲堪入觀縷張載華以江臯對灑洛朱邵南以
養老對乞言理自未通對仍未識並考人等可哀也哉
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則因人見錄苟容私謁豈謂公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四

四

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於美醜無太阿之利安可議
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騰口四海之內孰肯甘心況
宏辭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
京者棄而不收常袞大辱於國豈以往年敗績自喪秣
陵之師今日復讐欲雪會稽之恥雖擢須賈之髮袞不
足以贖罪負廉頗之荊公不足以謝過況所置科目標
在格文盡無宏辭固違明勅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
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明公以此求相實負蒼生

移劉吏部書

關名

李元賓集有代人上韋蘇州書二篇刺韋褊急躁露殊不類其爲人今錄於左月日於法司上書郎中閣下彝不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錐之地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慙之性非敢失色於左右僥求於去就不圖行絳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繫維不安仰天椎心收血續淚所言奔鹿觸網飛蛾蹈火顛蹙靡排彝何以堪彝知過矣舉家十口兒女幼弱寺中僞寄目下絕粒閣下錮彝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理俱屈衰髮一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罔曾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四

五

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彝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下累螻蟻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腹況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彝是用闕二微誠庶彼知已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令且明主有誹謗之木諸侯有鄉校之議今主上何媿於禹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彝之失寬彝之責使得闕二便當銜口匍匐鈴下以救前非則仗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

彝死罪死罪又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文多不具錄池北偶談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撫倣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四

六

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

避暑錄話

訟風伯譏小人沮君之澤甚工黃氏日抄讀韓

牛賦東坡書此亦以譏切當世用事者不獨喻嶺表也

義門讀書記

武元衡初不爲宗元所喜自中丞下除右庶子及是執政禹錫久落魄乃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久之召還復作遊元都觀詩有兔葵燕麥之語聞者益薄其行全唐詩話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舍人因高郢

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

蓋譏之也

避暑錄話

杜邠公棕司徒伯之孫父曰從郁歷補畿令棕尙憲宗

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

甘食竊位而巳有朝士貽書於棕曰公以碩大敦龐之

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謀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文多

不錄時人號爲禿角犀

北夢瑣言

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卽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

爲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四

七

曰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袒重耳駢脅載觀相里之剝

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爲東畿尉相里造爲尹曾欲笞之

袒其背有志毛長數寸故云又曰當偃兵之時則燧而

無用在冗食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謂其尾也

天中記

鴻臚謹案此則引嘉話錄今無此條

楊再思爲內史爲人邪佞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野

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爲長杜令朝士

尤加嗤笑

冊府元龜

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注以鹽藥奉君親注

怒乃貶之

唐書高元裕傳

開成會昌中諸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多輕

侮人故裴泌應舉行美人賦以譏之

太平廣記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已歎其運

蹇也曾後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在成都賓館則

李珣郎中郭圓員外陳會端公袁不約侍郎采擇書記

薛重評事皆遠從公可謂蓮幕之盛矣曾每與諸公評

論則言笑彌日侍於相公則輕佻無所畏怵遂獻雪山

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嶂攢峯夏日清寒而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四

八

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

相公讀賦命推出曾曾不踰旬又獻鯪魚賦言此魚

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鷄鷺所獲奈魴鯪何相公覽賦

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伯彥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

文采投贊者無出於曾曾有過忤不至深罪乃知相公

之用心也又作潼關賦以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黃河

雖來往攸同而歎有異也乃與賈島齊譴爲時所忽至

於潦倒誠可惜哉後溫庭筠爲賦亦譏刺少類於平曾

而謫方城尉

雲笈友議

時值末年虎狼放縱百姓手足無措上下所行皆大亂之道遂作鹿門隱書六十篇多譏切謬故有云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又曰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又曰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又曰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等皆有所指云爾

皮日休 唐才子傳

莊布訪皮日休不過因以書疏其短失世頗傳其文曰休子光鄴嘗爲吳越王使江南輒問江表何人近文最高或對曰近世無聞惟莊布贈皮日休書家藏一本光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四

九

鄴大慙

江南餘載

皮日休曾謁歸融尙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靴鞋賦遞相謗誚皮生後爲湖南軍倖亦甚傲誕自號間氣布衣莊布以長書責之行

於世也

北夢瑣言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

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尙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北夢瑣言

唐吳行魯尙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慎每夜溫溲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廝僕之役乃脫屨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爲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

全唐文紀事 卷五十四

十

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譏之也

北夢瑣言

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

一作寶

曾獻書以

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後罷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

北夢瑣言

劉允章題目天下為家賦給事中杜裔體進疏論事雖不行時以為當崔澹至仁伐不仁賦亦頗招時議薛耽盛德日新賦韻脚云循乃無已劉子震通狀請改為修字當時改正

太平廣記

唐光啟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是時浙西軍亂周宗奔毘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使致書於周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今附釐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奔牛堰石在常州西蓋諷其釐粉也

廣陵妖亂志

劉洞金陵受圍為詩署於路旁云翻憶潘郎章奏內陰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四

十一

陰日暮好沾巾初潘佑表曰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

馬令南唐書本傳 五代詩話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逐浮末有匡王定霸之才徐知誥鎮金陵台符自草間上書陳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為宋齊邱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知誥猶豫未之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乃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日子嵩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蚍蜉磯下沉殺之台符有歙州汪王

廟記文辭奇奧甚見稱於時

十國春秋

鴻輝謹案玉壺清話載此條甚畧故刪彼錄此

沈文昌湖州人也為文精工有如宿構常居田頴幕中代頴草檄詈太祖極加醜詆及頴敗太祖赦其罪

十二國春秋

嚴僕射續以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又江文蔚嘗作鱗賦譏續畧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眾以橫行之句續深報之強自激昂以熙載有才名固請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稱譽取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四 十二

信於人以珍貨幾萬緡仍輟未勝衣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毫之贈意其獲盼必可深諷熙載納贈受姬遂諸其請文既成但敘譜裔品秩及薨葬哀贈之典而已無點墨道及續之事業者續嫌之封還尚冀其改竄熙載亟以向所贈及歌妹悉還之

湘山野錄

史虛白字畏名及淮甸不甯元宗獻江北地求成虛白乃為割江賦以諷曰舟居有限公汀島以俱閒魚鱉無知尚交游而不止

十二國春秋

鴻輝

謹案交游馬令南唐書作浮游

終